

仲
藻
文
存

陸賓題



仲
采
文
在

陸海題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作者近照

简介：任仲泉，福州市人，1919年生，现受聘为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福建丛书》、《福建文史》编委。中华诗词学会、福建省诗词学会会员。

《仲泉文存》序

20世纪40年代，余与仲泉相遇剑津，时在抗日战争期中，热血青年，救亡图存，舍身相许，志同道合，遂成莫逆。胜利后餬口四方，相违若干年。七十年代，重聚福州，两鬓苍苍，颓然老矣！不意又以钻研文史，同馆共事，短订獭祭，铸古镕今，再度契合，夙缘非浅。

仲泉为人沉默寡言，不随俗喜恶，爱憎分明，处事认真。凡合乎义理者，竭力以赴，不辞劳瘁，故于文史之传闻缪误者，必据实澄清之；其有益于社会前进者，毋论巨细，涓滴必录，翼卫真理之情，可于《文存》中见之。

今年登耄耋，辑其生平论述，传之后人，于公于私，俱合矩范，此《文存》之付剞劂，余实促成之。其诗咏《刺桐花》句云：“身直刺多无媚态，自难博得世人欢”，实肖其人，是为序。

赵玉林草于福州灵响居
公历二千零三年元月，年八十有七

目 录

序

论《资政新篇》的近代思想 (1)

太平军三次入闽

——读朱用孚著《摩盾余谭》后随笔 (6)

沈葆桢培育的爱国海军将领与甲午中日战争 (14)

漳浦籍清代名将蓝理 (22)

抗俄将军寿山之死 (27)

文史资料去伪存真及其他 (29)

辛亥革命成功政府优待旗人 (35)

清初统治者重视《三国演义》 (36)

编纂《四库全书》与收缴“禁书” (37)

乾隆主修《贰臣传》的用意 (37)

民初“安福系”与“安福国会” (39)

“闽变”侧闻 (41)

案牍的沉渣

——记旧时代公文的情况及其弊病 (43)

民国时期考古发掘的争论 (49)

厦门日军投降侧记 (50)

4.29 武汉空战目击记 (53)

平民敢刺大吏

——江屏藩被刺案侧闻 (54)

为嫌仕宦无肝胆，不惯逢迎受折磨	
——记抗法名将刘铭传的诗	(57)
人世何劳空计较，神天自有大乘除	
——记福州城隍庙大算盘之旁联对	(59)
段执政有负红颜知己	(60)
徐致靖与戊戌六君子	(61)
王仁堪审理科场行贿案	(62)
陈太傅参与“逊帝”选妃	(64)
鵩居阁主人梁鸿志二三事	(64)
官僚政治下的胥吏与幕宾	(66)
林琴南论“诗德”	(68)
封建时代的“敬老”例	(68)
郑振铎买书上当	(69)
民国外交官趣谈	(70)
我国佛教十大名寺	(73)
清初就有以假乱真商品	(74)
改变姓氏与中华民族的融合	(74)
严复与伊藤博文同学传说质疑	(76)
关于洪承畴之母骂子事考	(77)
曹操不可能读《曹娥碑》	(78)
謔诗	(78)
韩复榘亦有政声	(79)
福州旧俗“添灯”	(80)
福州当铺话旧	(81)
略谈福州钱业的兴衰	(83)
黄珍吾与“韬朋事件”始末	(86)
杨荫榆义不事仇	(88)

清末“引见”行市	(89)
第一架国产飞机出自福州	(90)
“三十六宫在何所，旧址苍茫不可睹”	
——唐末陈岩将军建牙旧地泉山遗址考	(91)
包拯理狱并无过人之才	(96)
西行散记	(96)
《木兰诗》产生的时代背景	(101)
我充过祭孔“佾生”	(104)
长夏谈“扇”	(105)
为“首创八股文”一文增补片言	(107)
咬文嚼字	
——汉语中的“过”字应如何去理解	(108)
永定“振成圆楼”观后记	(109)
“杜撰”一词的最早书证	(111)
陈布雷为《孔雀胆》剧本提供素材	(112)
博奕纳例在金陵	(113)
妙笔写“春秋”	(114)
太史公辞藻	(115)
说客辞令	(115)
略论儒家的“义”与“利”之辩	(116)
黉宫趣闻	
——举子借题讽状元	(118)
“庆香港回归”在座谈会上的发言	
——香港沧桑史料	(119)
附录（诗词百首）	(120)
后记	()

论《资政新篇》的近代思想

清咸丰九年（1859）后，太平天国洪仁玕掌政，提出《资政新篇》，经天王洪秀全批准颁发施行。这篇纠正了太平天国初期重农抑商政策，不但扶植统治区内工商业者，而且注意到对外贸易对整个国民经济的重要性。《资政新篇》内容涉及奖励工商业，革新技艺，改造旧生产方式，具有近代开拓思想意识和推动历史向前发展的崭新方案。这个方案也成为以后清廷的“洋务运动”与“维新变法”向近代化进程借鉴。

洪仁玕为天王洪秀全的堂弟，居香港七年，担任过基督教传道牧师，他勤于研习政治，深谙西方所以强盛的原因，曾说于天王：“天朝以耶教为国教，其旨不尽合于欧西，非制也。今欧西强盛，清廷昧于大势，犹以夷狄目之，此西洋各国所深恶者，天朝若以国教故，与之敦邦交，联情谊，得益当非浅鲜。”^①仁玕游历过伦敦、北美、日本，目睹西土及我国邻邦经济发展的现状，他以政治家的眼光，思考列强入侵中国带来的新矛盾，觉察出中国落后而遭受屈辱的民族新危机。他矢志改革：提出立法以新体制，奖励工商用新技艺提高生产力，使中国迎头赶上变成后来居上的新型社会。在东方出现一个“云净而日明，春来而山丽”的太平天国；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资政新篇》从西方汲取了很多营养，它是先进的中国人为改造旧中国费尽精力写下一篇有历史价值的治国方略。

建立法治是《资政新篇》中重要的内容，“法治类”在整篇中占的比例也最大，洪仁玕认为法治取代人治是近代国家区别于中世纪国家的分水岭。“国家以法制为先，有法制而后有

国家，此千秋不易之大经”^②。又举例说：“英国为最强之邦，由法善也”，在《资政新篇》中剀切主张法制建设：“其事关世道人心，如纲常伦纪。教养大典，则宜立法以为准焉。”篇中又将法分为“大纲”与“小纪”两类。所谓大纲，相当于宪法、根本法，是“一定不易”的。所谓小纪，即具体的法律和条例，是可以不时修订的，“每多变迁”的，对于如何推行法治，篇中强调了三个环节：一、立法善；二、持法严；三、代有贤智，坚持执法。这些主张对建立中国法制而言，显然寓有民主意识在内。

《资政新篇》中，资本主义色彩最浓厚之处，是它奖励兴办近代私人工商业、金融、交通运输业。如兴办驰道、铁路、轮船、火车；准许私人制造车船的专利；准许有百万家财者开设银行，发展金融业；提高器皿技艺，奖励科技发明，许其专利。他已认识到科学技术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手段，是具有高明政治家的睿智和远见。兴宝藏，允许私人开采地下矿产；兴邮亭、设新闻馆、设士民公会等等；都是为政治经济近代化建设开放绿灯。中国旧政治家往往把施政重点摆在“除弊”方面，以为“除弊即所以兴利”。《资政新篇》却把重点摆在“兴利”方面，突出一个“兴”字，其所兴则绝大部分是封建经济前所未有的，它的目的是要致中华于富强，“与番人并雄”。

《资政新篇》并不是一篇单纯的政治论文或一封奏议，它是洪仁玕担任太平天国执政军师之时的施政纲领，这个政纲经天王洪秀全亲自审阅批准，公开颁行。它代表太平天国中央政权，是具有法定性质的。如果太平天国不被镇压，《资政新篇》将会逐步施行，那么，清末改良派提倡的“维新运动”就成为多余的了。

清初的黄宗羲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新颖思想，太平天国

的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把这种思想具体化了。拟订为政策，以期与西方列强并驾齐驱，在太平天国后期，保护和奖励私人工商业，发展国内和国际的通商贸易，态度鲜明，效果十分显著。例如太平军克苏州时，饿殍载途，铺户倒闭，一片凄凉景象，李秀成面对这种情况，在苏州毅然给商民发出贷款，免息而手续简便，即“借其本而资其生，不要其利，六个月将本缴还。”^③在杭州则发出赈米十万担，贷款给商民二十万千。对苏浙地区各城镇的工商贸易，也给予扶助。现存材料记载：在太平天国统治苏浙三四年间，商业贸易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苏州成为百货云屯、商民两集，盛于未乱时倍蓰”^④的经济中心；常州新安镇，“其热闹十倍于前”；^⑤无锡的东亭镇，“商贾往来如织，小市遂为雄镇”；^⑥杭州武林门外“十里长街列为市廛”丝绸百货充盈。各县集镇贸易的发展，为清统治时期所未见，更令人刮目相看。盛泽镇是丝业集散地，“商店鳞次栉比，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⑦该镇巨商沈枝珊，“集资至数十万金之多”^⑧；嘉兴各镇，人烟转盛，城市富民往来贸易，货物充斥，初不知其为乱世”^⑨。在战火纷飞的年月而无乱世之感，“贸易若承平然”这谈何容易。太平天国工商贸易取得迅速发展的经验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太平天国改正了初建国时取消私营工商业的错误，采取积极保护和扶持的方针，特别是后期，洪仁玕将工商科技视为“正正堂堂之技”，是经纬于天地之间，“永古可行者也”。^⑩这种认识冲破了中土士大夫求治的呼声，具有近代化的新观念。李秀成和各地方当局，也“奉令通商，招徕贸易者前来买卖生理”。^⑪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实施的是一条重商政策。

其二，太平天国税法公允，商业税很轻，一次抽税后，凭

税单通行各关卡，不再重征或加厘，这与清统治区重抽厘金，商贾裹足，恰成鲜明的对比。

其三，太平天国实行的减租减赋，“着佃交粮”等政策，使农业生产力复苏和迅速发展，这是城市集镇商业隆盛兴旺的源泉，太平天国对大地主的镇压、打击，使有资财者视买田置地为畏途，于是有大量资金转移到工商业领域来，推动了太平天国辖区工商贸易的繁荣。

其四，太平军纪律严明，不枉取商民财物；不仅“公平买卖”，而且多付高价，所以苏浙商贩往往“利市三倍”，趋之若鹜。

以上四条都是清朝统治者所不能做到的。因此封建社会工商业就很难向近代化发展。

太平天国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它自前期开始就采取对外友好、开放通商。它公开答复英国公使：“不唯英国通商，万国皆通商，唯鸦片是禁。”^① 太平天国后期，洪仁玕对各国也是“许其通商”、“准其为国献策”。李秀成三次进军上海，很大程度上是为取得这个主要商埠和海关财源。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末期，由于帝国主义的侵入，经济已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造反和革命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必经道路。太平天国一开始就提出《天朝田亩制度》，已对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具有革命性的一面；后期洪仁玕又提出《资政新篇》奉敕颁行，给中国发展近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政策保证。可以说，太平天国革命是推进历史向前的火车头。

注：

① 《清代七百名人传·洪仁玕》。

② 《立法制宣谕》。

③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

- ④王韬：《上当事书》。
- ⑤张绍良：《蒙难琐言》。
- ⑥华翼纶：《锡金团练始末记》。
- ⑦呤喇：《太平天国亲历记》。
- ⑧见《盛川稗乘》。
- ⑨沈梓：《避寇日记》。
- ⑩见《资政新篇·风风类》。
- ⑪《朗天安陈炳文钧谕》。
- ⑫杨秀清：《答英使包令诰谕》。

太平军三次入闽

——读朱用孚著《摩盾余谭》后随笔

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深、时间最长、地区最广的一次农民革命战争。这次战争虽然遭到镇压，但影响后来历史发展极大，如洋务运动，辛亥革命等。太平天国发源于两广，初期势如破竹，顺流而下，沿江两岸，从者甚众，直取京陵。而福建前期史料殊少，太平军曾三度入闽，是在1857年以后，当时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是由攻势转向守势，革命趋于低潮，更因内部政治不稳定，连续发生以下重大事件：（1）东王杨秀清逼宫要挟天王，北王韦昌辉、燕王秦日纲杀了杨秀清。（2）翼王石达开缒城走安庆，起兵靖难。（3）天京军民合力诛灭韦昌辉，迎石达开回京综理朝政，石以附逆罪杀了秦日纲。（4）天王破坏军师负责制，信用亲族，排斥石达开，石达开逃出天京，把精兵良将带走。（5）因天京事变，粮尽援绝，太平军不得已撤出武昌、汉阳等地，湘军水师直犯九江，天京屏障受到威胁。

一、1857年3月第一次带头人福建的部队是国宗（天国的官爵）石镇吉，自江西泸溪经铁牛头，于25日进占光泽县，杀知县蒋仁瑞，同时国宗杨辅清、杨义清率其所部亦自江西入云际关，进占邵武，杀粮道王训芳、知府娄浩。驻守杉关清军副将张从龙、参将王林润等弃关内逃。闽浙总督王懿德调水师提督钟宝三带温台兵勇二千名赴闽，又向广东请援兵二千名，清廷令两广总督叶名琛如数拨往。闽北军情紧急，当时任建州

团练陈衡（拙斋）向延平府（今南平）清大营请兵，蒋的弟子郑世禄随往，他根据当时情况写下了《拙斋蒋夫子请兵日记》（见《福建丛书》第二辑之十《摩盾余谭》页 527），这篇反映闽北建州各村“联甲”组织松懈，“怀梁之兵不用命，官兵闻警即溃，水师多逃亡”。统帅为臬司赵印川，蒋衡到各地奔走呼吁而各村联首多存观望。最后总算请来了大兵，在南雅、平阳一带水陆并进打了一仗，击退了太平军，而蒋衡扶病回来竟以身殉。

太平军石镇吉部于同年 4 月 8 日由光泽进占泰宁，不久杨义清亦至会合，4 月 13 日杨辅清部占领崇安、建阳、建宁三县。祷天侯胡寿阶部则由邵武往攻宁化县。清总兵富勤兴阿原驻守竹嵩岭，闻太平军将至，先期逃走。4 月 30 日胡寿阶会合闽广起义部队占领长汀，杀知府延英。同日分兵取清流、归化（即明溪，今已并入三明市）两县城。闽浙总督行署为此由浦城移节南平。

杨辅清部于 5 月先后撤出建宁、崇安，一度占领连城，6 月 4 日进占武平，杀知县陈应奎。

到 6 月以后，太平军入闽各部即先后向江西转移，可以这样分析，此次入闽并无战略目的，似为就食而来，福建山多田少，不能作为根据地亦难长期供应大军，所以在秋收以前即须陆续开进产粮区江西地界。

太平军第一次入闽的部队并无久驻意图，进出于福建与江西边境，前后只有三个多月，受兵地区有光泽、邵武、泰宁、崇安、建阳、建瓯、宁化、长汀、清流、归化（明溪）、武平等 11 县。

二、1858 年太平军第二度入闽部队是石达开所部，先是清军江南大营围困天京，连陷溧水、句容、进攻镇江，“天王

求救于达开，达开不应”，^①他拥兵大约六、七万人，由安庆渡江，经建德至景德镇，再由乐平、万年、安仁赴抚州府。而清湘军李续宾、杨载福用水陆围攻九江已久，瑞州府（今高安县）又被攻下，原驻临江府太平军有一万多人亦被迫撤出，走新淦渡江东行，清军曾国荃统军攻打吉安府，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水陆汇合攻打湖口，太平军全部退出九江，并放弃湖口。这说明在赣西的太平军军事上已处于不利形势。

石达开搞分裂活动造成太平军实力大损，他在江西挫折后改图浙江，围衢州三个月不下，困在浙南山乡贫瘠之区，未能北上湖杭，乃放弃入浙计划，改攻福建。1858年7月8日，撤出寿昌、江山、向浦城进军。

闽浙总督王懿德闻警后，奏请调兵支援，石达开部之人闽，原无战略目的，一是避湘军之锋，二是解决兵食燃眉之急，来闽月余，毫无进展，而清军增援后步步进逼，军无斗志，不能久留，乃决定西趋，取道湖南入川。8月29日撤出浦城，9月6日先后放弃崇安、水吉、建阳，9月22日退出邵武。

石达开西征之军，约分三个梯队：一为赣南起义部队，由检点傅忠信、先锋何名标统带；一为天地会部队由卢检点、罗都督统带；一为正规太平军由石镇吉统带。^②石军进入江西地界，闽省军情得到松解。曾国藩在途中接诏援闽就料到当时军情紧急是江西不是福建。

据当时曾国藩在奏折、私牍、日记中分析军情：“岭内如建昌各属，岭外如邵、汀各属，并邑萧条，百物荡尽，今岁疾疫流行，居民鲜少。闽中田荒米贵，油盐无从购买。”“闽境山多水寒，米贵异常，贼之死于无食，死于地气者，动以千计，沿途狼藉，无人掩埋。”“入冬以来，察看入闽出闽之贼，势乱

而无纪，气散而不整，迥不似石逆往年情形。”“在衢州数月，而进不敢逼严杭，东不敢窥宁绍，在洋口数月，而下不敢犯延平，其时制军（按指闽浙总督王懿德）虽在延平，而兵不满万，气极散漫，以此卜之，贼无悍志，无远略。”石达开不得志于东南，势必采取西征，以求出路。

太平军第二次入闽，前后队伍缺少联成一气，飘忽行动，表示无久驻之意，由于官军闻寇即溃，难免虚报敌势，以求逃避罪责。此次被兵县份，有光泽、邵武、泰宁、崇安、建阳、建宁、宁化、长汀、连城、浦城、松溪、政和、顺昌等13县。

根据《摩盾余谭》（外三种）《建邵松政被匪克复纪略》的叙述，可以证实太平军占领城镇的时间与战斗经过，因著者宋士琛是政和县人，增贡。做过教谕，他在乱后19年追忆其事，“辞虽简略，事皆纪实，不容没也不敢诬。”作者采取据事直书的手法，不似封建士大夫憎恨农民革命，一味贬低漫骂。如说建安知县何镇之守土殉职。太平军攻城不克，于数里外掘下地道，暗藏巨炮轰城，城裂数丈，对面不见人，说明太平军善于运动战术与地道战。政和知县马小白，登陴望阵，深叹太平军交通网络连绵有序，军纪井然。政和太平军入城后，修筑城池，设立高垒，钉鹿角者里许，高台守望相助，说明太平军攻守有法，不能以乌合之众视之。政和太平军有迫纳贡款，但东平义仓（学塾经费）无扰。说明太平天国重视教育。这些都可补充正史之未及。

三、1864年太平军第三次入闽

侍王李世贤、康王汪海洋率领部队入闽是在天京失守之后，当时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是处在清军包围封锁之中仍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

李世贤于1864年1月在张渚镇战败，退归湖州，当时苏、